

求索中的“诗的骆驼”

■胡世宗

感念

“我愿接受命运之神的/一切馈赠/只拒绝一样:平庸”,这是我熟悉和要好的军旅诗人周涛在一首诗中透露出的坚定志向。

周涛生性豪爽真挚,对生活、自然和诗,有一种沉醉般的热爱。他听蒙古族老人唱歌,仿佛听到一个古老民族沉浊的歌唱,感情承受不了,竟感动地流下热泪。有时候在喀什街头,不相识的维吾尔族兄弟从口袋里掏出酒瓶,他并不推让,乐意与之对饮。一次,他和两个同学回家,路遇一个醉汉,醉汉抓住他。周涛如朋友般地好言相劝,让醉汉回家休息。也许醉汉被他的亲切诚恳所感动,走一段路后,又返回来,非要拉他回家喝酒不可。醉汉红着眼睛说:“不去,看不起我……”两个同学一个劲儿给周涛使眼色,劝他千万不要去,但他还是去了。同学跑去报了警,周涛的爱人在公安局里急得团团转。这时,周涛正在这位醉汉家煮肉、喝酒、唱歌呢!周涛正是从生活在基层的、不同民族的淳朴百姓身上,发现一颗颗美好的心灵和一首首闪光的诗。

周涛特别信奉和遵循“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条定律。他不相信走马观花地到一个地方走一趟就能写出好诗来。他形象地说,企鹅到椰子树下,扇着扇子说:“我要写一首南国的诗!”而非洲的大象到了北极,头戴皮帽子说:“我要写一部北极的长篇小说!”通过这个比喻,他诙谐地嘲笑了忽视生活的作家,表明了他对深入生活的虔诚和严肃的创作态度。

周涛的诗作不是雕虫小技,常常墨饱笔酣,大开大合,触及广阔的自然、社会和人生,给人一种历史感。他认为:“诗的最高境界是具有宏伟深沉的历史感。如果不能成为整个历史的儿子,就算不得真诗人。”

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嚼过生活的酸甜苦辣各种滋味,才会使诗孕有传神的哲理。

“通读万卷易,寻找自己难”,这是周涛创作的甘苦之谈。的确,诗人并不能

够完全准确地把握和认识自己。旁观者清。有时候,诗人在别人诗作面前有很高的鉴赏力,而在自己的作品面前,反而说不准。有一次,周涛和诗人杨牧谈话。他捧着本子,给杨牧读了几首自我感觉很好的诗,杨牧听罢反应平淡,不以为然。中间,周涛出去了一小会儿,杨牧随手翻看周涛的本子,等周涛回来,杨牧有些不高兴地说:“你还对我保密?”周涛大惑不解地回答:“没有啊!”杨牧说:“没有?那为什么你的好诗不读?”其实,杨牧认为好的诗,都是周涛随意写的,并不想拿出来发表,却自然地流露出了动人的真情。

周涛认为:“字斟句酌、煞费苦心是诗在诗人头脑中酝酿的过程,形成文字,却使人感到轻松、浑然天成、不假雕饰,轻松得仿佛信手写出。艺术的成品,不该让读者感到你竭尽全力。”

穿上军装的周涛,曾立志“给军事题材的诗歌创作留下声音和足迹”。从学生到兵,从新兵到老兵,生活的体验和诗思的不断深化,使周涛反映部队生活的诗作日臻成熟精致。他写部队生活的诗,有的如《解放军文艺》发表的《猛士和山》,较之他寄赠我的那本我所偏爱的袖珍诗集《牧人集》,又有了新的长进。

长久守卫喀喇昆仑和班公湖的士兵,下山去“见了一棵普通的树/竟会流泪而且抚摸得那样深情”“调休的连长搂住万里探亲的家人/会因为想到山上的战士而愧疚”。诗人对于喀喇昆仑哨兵内心世界这种细微的观察、体验和刻画,开掘出了怎样深邃的内涵呢?着着实平凡得很:“生活着该是多么好啊……”就这么一句!但这个极平凡的含义,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领会的。诗人说:“这一句箴言是神山圣海的馈赠/应该把它赠给那些活得惬意的人/那些从来不曾流汗却从不满足的人/那些从没吃过苦也不幸福的人……”从中可以读出令人感愤的种种社会现象。

“每个人脚下都可以是世界中心/因为——地球是圆的”,这是梦呓吗?是孩子天真的幻想吗?都不是,这两句诗的思想含量是深沉的。“暮色收去了的/晨曦会重新还给我”,这是一种经过提炼的生活的箴言。周涛有时让诗的整体构思也浸透这种哲理意味。如写《古战场

吟》,以荒凉的古战场与残破的圆明园对比:“同样是意味深长的历史背景/沙场和废墟/都在召唤我血液的搏动”。他说:“一个耻辱留在京都/一座山峰铸在边境”。如《我想提醒一句》,世界并不平静,战争的阴影始终存在。“我想提醒一句/但是发不出声/在人们信赖的目光里/我低头看见了自己/还提醒什么呢?/我的存在,就是提醒。”深沉和俏皮,严峻和幽默,和谐有机地统一在一首诗中。是啊,我们军人的存在,就是昭示人们:这个世界并不太平!

在一次座谈会上,人们争相传看周涛那个精致的诗作手抄本。我特意从他手里借来,翻看了整整一晚。那是一个很厚的本子,里面的纸质光滑细腻,在那一篇篇隐格的纸页上,周涛用碳素墨水酷似刻钢板一般工工整整地誊写着自己的一首首诗作。没有墨污,没有勾抹,没有连笔,字迹清洁规整。在我熟悉的诗友中,几乎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这么精心细致,从中可看出他粗犷性格的另一面,以及对诗的酷爱和对之倾注的心血。他写诗十分有灵气,一年盛夏的一天,他在司令部值班室坐着,一位参谋接电话,电话里报告说:“大雪封山了!”他从接电话参谋脸上紧张的表情忽然得到诗的灵感。联想到此刻,都市的人们正在纳凉消暑,拼命扇扇子,吃冰激凌……于是,他飞快地写出《大雪封住了喀喇昆仑》,写完最后一字未改,很快在《解放军报》上原文刊发了。

周涛在同我闲谈的时候曾说:“我的性格属于比较开朗,后来趋于深沉,比较任性……”与周涛接触,读他的诗,都会感到他是自由自在的,没有许多羁绊。他自己也在诗中流露出生活和创作的自由给他带来的快慰:“生命的舒畅使我流下感动的泪水”。但他写诗时绝不是散漫的,他说:“生活和艺术都应该讲究分寸。在钢丝绳上获得的自由是真本事、真功夫。”很长时间以来,他都处在不断战胜苦恼的追求和探索之中。

周涛一生苦苦的追求,写诗,写散文,写评论,写长篇小说,他全部的作品都在诠释他那不懈的追求:“我宁肯做一匹消耗殆尽的骆驼/倒毙于没有终点的途中……”

可以选择
我要以诗歌为手段
取出群峰的气势
取出石头中的盐和铁
就在此地
以忠诚的名义
铸一把剑
守卫和平

在昆仑山的怀抱中
行走在这里的人们
我要唤他们为兄弟
唤他们为姐妹

我要迎着风往前走
在蓝天和白云的目光里
拥抱天地的美丽

铸剑

■陈海强



| 阅 图

齐心协力

■摄影 李峰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新疆军区某部官兵进行心理行为训练的场景。作者利用长镜头定格了战士们的欢乐瞬间。高原驻训虽然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但从战士们极富感染力的笑容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以及浓浓的战友情。(点评:沈大野)

文学课

作家徐贵祥在任职于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期间,曾创作过一篇抗战题材的军事小说《好一朵茉莉花》。在这篇作品中,作者有意留下许多空白和疑点,然后把小说分发给学员和教员们,请他们在这篇小说的基础之上,进行“节外生枝”“移花接木”式的“再创作”。很快,一批仿写、改写、续写、重写的作品被创作出来。人民东方出版社精选了15篇新作加上原作和两篇评论组成一本新的有创意的作品集《好一朵茉莉花》。

这部作品之所以引起文学圈的关注,很重要的原因是这次创作活动的“非创造性”。除了原作之外,其他的作品都是在原作基础之上生发、想象、重新构建起来的。此后,学员们又以徐贵祥的成名作《弹道无痕》中的情节、人物为基础,从中发酵、培育出了一部《弹道无痕》的集体作品。

很多创造性的活动,都开始于一种模仿与学习。创造性的写作始于非创造性的模仿,这就像学书法的人,开始于临帖、描红一样。

文学创作更是如此。一个作家的创作与创造是需要经过一个“非创造性”的学习与模仿阶段的,这是一段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过程。作家一开始就想做到完全的“天才”创作,原创“独有”的作品很难。

如今,非创造性写作在创意写作专业中已经成为一门必修的课程。非创造性写作指的是仿写、改写、续写、重写、资料写作等创作方式。契诃夫在给一位青年作家的信中谈到:“根据外国作品改写是一件完全合法的事,不过也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违反‘第八诫’的罪行可别干得太扎眼。”“第八诫”指的是“不可偷窃”。也就是说,一个作家只要不去抄袭、模仿或改写一个已有作家的作品完全是合理的。

无法否认的是,只有少数优秀作家才“真正”摆脱了契诃夫所说的“仿写”而创造性地建立起了自己“独有”的、具有标识性的风格与创作特色。但是,如果将这些经典作家的作品进行拆解与复原的话,却也能够寻得出他们的源头与他们的踪迹来。只是,优秀的作家把他者的影响隐藏得很深,甚至把他人的影响融化在了自己的“血液”中,成为自我的一部分,让人看不出而已。实际上,绝对没有受他人影响的作家是极为罕见的。如果作家马尔克斯自己不说他对《佩德罗·巴拉莫》“倒背如流”的话,普通的读者又如何从他的《百年孤独》里看到作家胡安·鲁尔福的影子?

一个作家常常被问起“你受谁的影响最大”,其实就是问你谁的作品学

从『非创造』起步

■张志强

习与模仿得多。但这是一些作家羞于回答的问题,似乎受谁的影响大就抄袭了谁,就说明自己的创作不是“独有的”,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任何一个作家的写作,本质上都有源头,都有一个“学习”和“仿制”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非创造性写作。

非创造性写作开始于对经典作品的“拆解式阅读”。“经典”指的是已经获得广泛认可的,被文学史公认的作家作品,同时也包括那些作家特别喜爱、或许不那么“经典”的具有偶像意义的作品。但最好还是要选择那些经过时间和历史检验的经典性作品。

“拆解式阅读”并不是通常的欣赏式阅读。它是一个“专业阅读”的方式,是一个细读与不断反复的过程,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它要求在反复阅读和推敲研究的精读中获得一种体

悟,从中发现并归纳出作品的“零部件”。比如,通过反复阅读与琢磨,把一部作品的主题、结构、人物、情节、焦点、开头、中段、结尾等作品的“组件”像拆解一件机械物品一样,一一罗列出来。

也可以对一系列的作品进行拆解。如专门针对一位特定作家的作品,或针对同类型、同主题作品进行拆解,从中找到共通的东西,那些东西正是这种拆解阅读的目标所在。拆解的意义是将这些作品的“使用价值”找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写?假如是我,会这样写吗?这样书写的目的何在?

经过这样的拆解,读者会惊讶地发现,一部作品的写作密码或者技巧就在这些“零部件”组装的顺序与逻辑上,存在于每一个作家的创作习惯与独特思考方式上。这就是拆解式阅读的最终收获。

对作品的拆解与归纳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发自觉的,由作家自己在深度的阅读中解决的。这是一个“自学”的过程,是通过一种朴素的、原始的阅读感悟和细读获得的。另一种是对已有的拆解成果或他人总结出来的学术研究性著作的学习。

我们通过对大量经典作品的研究分析,能够归纳出文学创作中的人物规律、情节规律、结构规律、语言方式等叙事文学作品通常的基本构成。这些构成是典型的文学写作基本、必要的手法,从中可以看出经典叙事对创作的实际作用。

对经典作品拆解式阅读的目的是对原作品“还原”式的“组装”,也就是对原作品的仿写、重写、改写等。马尔克斯不着痕迹地从《佩德罗·巴拉莫》的文本中悟出了《百年孤独》的写作方式;王安忆在分析了《百年孤独》之后,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小鲍庄》;韩少功从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的奇异书写方式中得到启发,创作出了《马桥词典》。更多的作家从海明威、鲁迅、茅盾等作家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写作的技术样板。

拆解式阅读更深入一步,就是“抽空”作品,找出原作中的“骨架”精髓,提炼出“模式”。也就是,将经典故事中的空间与时间、背景与人物等具有标注意义的特征去掉,剩下一个叙事的“骨架”。这个“剔肉留骨”的过程就是“抽空”。这是“复原”式创造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作家可以重新给故事骨架“穿衣戴帽”,创作出若干个同样模式的作品。

一个有专业精神的作家是需要“非创造性写作”过程的。在不断的非创造性写作实践中,作家会自然地找到属于自己的“创造性”位置。这是在大量的不断实践基础之上的天成。

因此,非创造性写作应当成为作家必要的磨炼。

戎马一生文学情

——军旅作家凌行正手稿捐赠记

■王军

文化广角

11月8日,著名军旅作家凌行正老人,将他的两部获奖作品《初踏疆场》《九号干休所》的手稿及新作《战士与故乡》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凌行正,1930年出生于河南潢川。1949年高中毕业后,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感召下,他背上背包、穿上草鞋,踏上疆场。他扛着钢枪、背着米袋子、挎着水壶,在烈日下、在风雨中饱尝了“朝登剑阁云随马,夜渡巴江雨洗兵”的苦和乐;在艰苦的行军征途中、在向死而生的激烈战斗中体味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奉献和牺牲。也是在战火的淬炼中,他的人生信念和文学修养得到了升华。他常常在战场上背诵古诗句来鼓舞自己和战友们的斗志;也在坑道里、在炸毁的残垣断壁旁、在敌机轰炸的间隙,掏出口袋里的笔记本,书写心中的诗。

凌行正不平凡的战斗经历,成了他军事文学创作的素材。他先后出版了“军旅青春三部曲”《初踏疆场》《铁血记忆》《感念西藏》,诗集《高原短歌》,散文集《关山情》《江河赋》,长篇小说《九号干休所》等作品,曾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文学类一等奖等。

在耄耋之年,凌行正又奉献出自叙体长篇小说《战士与故乡》。这部作品既饱含乡愁又有战地风情,充满着对亲人、对故乡、对祖国深沉的爱,彰显出一名老战士的家国情怀。

捐赠仪式结束后,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人员陪同下,凌行正和家人一起参观了“坐标——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



图为凌行正捐赠的《初踏疆场》手稿和著作《战士与故乡》。作者提供

革命文物特展”。展览共展出巴金《赴朝日记》手稿原件、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手稿复印件等200余件文物。

参观中,凌行正不时谈起自己与魏巍等作家的交往。他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曾经战斗过的抗美援朝战场。凌行正回忆起停战的那个夜晚,他和战友们一起爬上山头,高声呼喊“祖国,我们在这里”,那是战士在胜利后的无限自豪,是对祖国母亲最深情的告白。

在看到展柜里的《志愿军诗一百首》时,凌行正无比激动,当场饱含深情地朗诵了自己收录在这本书中的诗作《纪念章》:“当西部战线推过津浦江/我们吃完最后一块干粮/阿玛妮在坍塌的屋檐下/扒出一罐黄豆送到我们伙房/

当我在金城川畔中了流弹/阿玛妮撕破长裙为我裹伤/我一直珍藏着这片裙布/那上面交织着多少慈母心肠/今天,我们依依惜别/你又在我胸前别上纪念章/阿玛妮啊/我怎能抑制住热泪流淌/这玫瑰花一样的缎带/是我们鲜血凝成的结晶/这银光闪闪的纪念章上/镌刻着你两国儿子的形象……”

回忆自己的创作经历,凌行正感慨地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我指明了创作的方向和原则,那就是一定要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劳动人民需要的地方去生活、去写作,这是真理!”无论战场、阵地、岗位如何转换,他始终倾情抒写着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与担当。